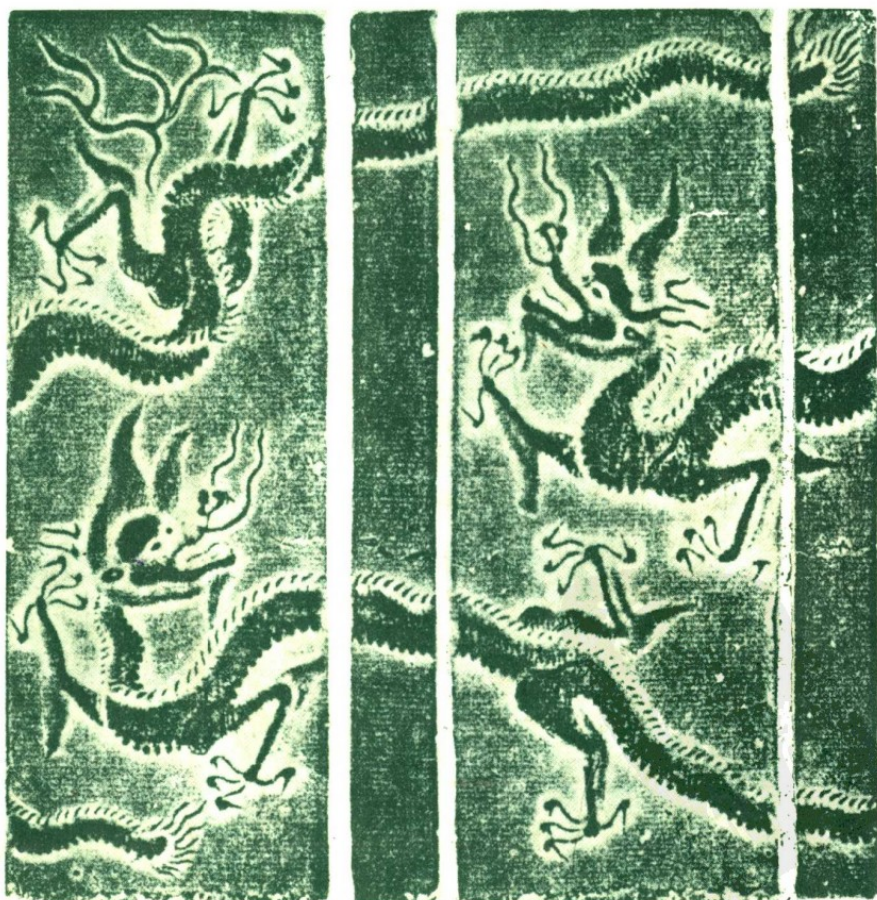


史記論文選集

黃沛榮・編



長安出版社印行

黃沛榮編

史記論文選集

長安出版社印行



■保有版權

■不准翻印■

史記論文選集

編者：黃沛榮

發行人：蔡正人

發行所：長安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興隆路一段70巷11弄36號

郵匯帳戶：一〇三三〇三號 蔡正人

印刷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電話：九八三一〇六一、二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再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第〇一六八號

定價：新臺幣二三〇元

換回券請認明鎖裝或頁妙

凡 例

一、本書乃民國學者有關司馬遷與史記研究之選集，凡十八篇。讀史記者，不可不知史公，故前七篇偏重於史公生平及思想，後十一篇則以史記爲主，統名之曰「史記論文選集」。

二、本書所收論文，性質兼具概述、評論、考辨、賞析四者，期使讀者對司馬遷及史記有較全面、較深入之認識。

三、本書取材，不專主一家之說，凡是慎思明辨，具啓發性及代表性之文章，即予採錄。故各篇所述容有重複或矛盾之處，讀者正可窺見諸家治學之同異。

四、本書採錄之範圍，包括專書及期刊。因篇幅所限，若原文過長或其中部分與本書主題無關者，則予刪節，並一一註明。各篇之末亦註明所據專書名稱或期刊卷號，以便稽考。

五、爲求各篇格式齊整，原文無斷句或但加圈點者，一律改用新式標點，其他符號亦予劃一。

六、各篇之文，原有脫誤明顯易見者，編者逕予訂正；其引文若有脫漏，亦悉據原書訂補；未便更動原文者，則以案語註明（如頁三四、頁九八、頁二五九、頁三二四等）；不能斷定者，則仍其舊。

七、有關史記之論著，浩翰紛繁，本書所選有限，偉篇佳作，未盡於斯也；今人王民信先生編有「史記研究之資料與論文索引」一書（民國六十五年臺北學海出版社出版），讀者可按圖索驥，廣爲披覽焉。

史記論文選集 目錄

一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	錢 穆	一
二	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	徐復觀	一一
三	論司馬遷的思想	文崇一	三五
四	班固論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辯	王叔岷	六五
五	太史公解	朱希祖	九五
六	太史公行年考	王國維	一〇五
七	司馬遷生年卒年之商榷	程金造	一二七
八	史記名稱探源	王叔岷	一八一
九	太史公書名考	陳 直	一九九
一〇	史記解題及其讀法	梁啓超	二〇七

一一	史記導讀·····	朱自清·····	二三一
一二	史記總論·····	瀧川資言·····	二四三
一三	太史公司馬遷之史學·····	鄭鶴聲·····	二六三
一四	史記紀表書世家傳說例·····	朱東潤·····	三六一
一五	史記紀事終訖年限考·····	潘重規·····	三七五
一六	司馬遷的風格之美學上的分析·····	李長之·····	三九五
一七	試論司馬遷史記中的語言·····	殷孟倫·····	四七三
一八	史記「神秘數字」探微·····	黃沛榮·····	四九七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

錢 穆

中國民族，是一個具有悠長歷史的民族。論中國文化之貢獻，史學成就，可算最偉大，最超越，爲世界其他民族所不逮。孔子是中國大聖人，同時亦是中國第一個史學家，他距今已在二千五百年之前。西漢司馬遷，可說是中國古代第二個偉大的史學家，距今亦快到二千年。孔子春秋和司馬遷史記，同是中國古代私人著史最偉大的書。

遠在西周，中國人早懂得歷史記載之重要，常由政府特置史官來專管這工作。那些史官是專業的，同時也是世襲的。司馬氏一家，世代相承，便當著史官的職位，聯綿不輟。到遷父親司馬談，是西漢的太史令，正值武帝時。在春秋時，司馬氏一家，由周遷晉，又分散到衛與趙。另一支由晉轉到秦，住居今陝西韓城縣附近之龍門。遷便屬這一支，他誕生在龍門。

當時的史官，屬於九卿之太常。太常掌宗廟祭祀，這是一宗教性的官。史官附屬於太常，這是中國古代學術隸屬於宗教之下的遺蛻可尋之一例。因此史官必然要熟習天文與曆法。同時司馬談並研究易經與道家言。因這兩派學說在當時，都和研究天文發生了連帶的關係。

司馬談是一位博涉的學者，他有一篇有名的論六家要指，保留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可見司馬談博通戰國以來各學派，不是一位偏狹的歷史家。他的思想態度偏傾於道家，但他究是一位史學傳統家庭中的人，因此他依然注重古典籍與舊文獻，不像一般道家不看重歷史。

司馬遷出生在景帝時，那時漢初一輩老儒，像叔孫通、伏勝、陸賈、張蒼、賈誼、晁錯諸人都死了。漢文帝本好刑名家言。他的政治作風亦偏近於黃老。他夫人竇氏，更是黃老的信徒。景帝尤不喜儒家言。時有博士轅固生，因議論儒道兩家長短，得罪了竇太后，命他下虎圈刺豕。這很像西方羅馬的習俗。

但司馬遷十歲時，他父親便教他學古文，治古經籍。因此他的學問，不致囿限在戰國以下新興百家言的圈套中。他將來綜貫古今，融會新舊，成為一理想的高標準的史學家，在他幼年期的教育中，已奠定了基礎。這一層，在史記裏，他屢次鄭重地提及。

他幼年的家庭生活，還保持著半耕半牧古代中國北方醇樸的鄉村味。他二十歲開始作遠遊。自序說：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這是何等有意義的一次遊歷呀！中國到漢時，文化縣延，已達兩三千年了。全中國的地面上，到處都染上了先民故事的傳說和遺跡。到那時，中國民族已和他們的自然天地深深地融凝為一了。西北一角，周漢故都，是司馬遷家鄉。這一次，他從西北遠遊到東南，沿着長江下

遊，經過太湖、鄱陽、洞庭三水庫，逾淮歷濟，再溯黃河回西去。這竟是讀了一大部活歷史。遠的如虞舜大禹的傳說，近的如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種種具體遺存的業績，他都親身接觸了。這在一青年天才的心裏，必然會留下許多甚深甚大的刺激和影響，是不言可知的。

這一次回去，他當了漢廷一侍衛，當時官名稱郎中。照漢制，當時高級官吏，例得推薦他們子弟，進皇宮充侍衛。他父親的官階，還不夠享受此殊榮。但武帝是極愛文學與天才的，想來那位剛過三十年齡的漢武帝，早聽到這一位剛過二十年齡的充滿着天才的有希望的新進青年的名字了。我們可想像，司馬遷一進入宮廷，必然會蒙受到武帝的賞識。

在當時，他大概開始認識了孔子十三代後人孔安國。安國也在皇宮為侍中，安國的哥哥孔臧，是當時的太常卿，又是司馬談的親上司。司馬遷因此得從安國那裏見到了孔家所獨傳的歷史寶典古文尚書了。他將來作史記，關於古代方面，根據的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重要的史料，有許多在當時為一般學者所不曉的古文學新說。

大概他在同時前後，又認識了當時最卓越的經學大儒董仲舒。仲舒是一位博通五經的經學大師，尤其對孔子春秋，他根據公羊家言，有一套精深博大的闡述。將來司馬遷的史學及其創作史記的精神和義法，據他自述，是獲之於仲舒之啓示。

他當皇宮侍衛十多年，大概是他學問的成立期。後來有一年，他奉朝廷使命，深入中國的西南角。自序說：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這一段行程，從四川岷江直到今雲南西部大理，即當時的昆明。大概和將來諸葛孔明南征，走著相同的道路。這又補讀了活的中國史之另一面。但不幸，他這一次回來，遭逢着家庭慘變。

當時漢武帝正向東方巡狩，登泰山，行封禪禮。這是中國古史上傳說皇帝統治太平祭祀天地的一番大典禮。但武帝惑於方士言，希望由封禪獲得登天成神仙，因此當時一輩考究古禮來定封禪儀式的儒生們，武帝嫌其不與方士意見相洽而全體排擠了。司馬談是傾向道家的，但他並不喜歡晚周以來附會道家妄言長生不死的方士。因此他在討論封禪儀式時，態度接近於儒生。照例，他是太史令，封禪大祭典，在職掌上，他必該參預的。但武帝也把他遺棄了。留在洛陽，不許他隨隊去東方。司馬談一氣病倒了。他兒子奉使歸來，在病榻邊拜見他父親。

自序說：

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指其父，下同）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遵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還手而泣。

接著是他父親的一番遺命，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

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遂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敢，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看了這一段敘述，可想司馬談是一位忠誠耿直而極負氣憤的人。他很想跟隨皇帝去泰山，但不肯阿從皇帝意旨。沒有去得成，便一氣而病了，還希望他兒子在他死後把此事的是非曲折明白告訴後世人。司馬遷性格，很富他父親遺傳。他父親臨終這一番遺囑，遂立定了他創寫史記的決心。

談卒後三年，司馬遷承襲父職當了太史令。遷的才情，武帝早欣賞，這本是不成問題的。於是他憑藉宮廷藏書，恣意繙讀了五年，纔開始寫他的史記，那時他已到四十二歲的年齡。上距孔子卒歲，則整整三百七十五個年頭了。在自序裏，他自己這樣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這說明他的史記，承襲了孔子春秋，繼續著文化傳統，古經典之大義而著筆。

但不幸前後搭到七年的時期，他又遇了飛天橫禍。那時一位青年將軍李陵，因兵敗，投降匈奴了。陵降匈奴，時年三十六。武帝本也很愛李陵才氣，但他又要振厲邊將氣節，兵敗降敵，不得不嚴辦。在他憤悶與衝突的心情下，問於司馬遷。遷與李陵在內廷同過事，他直

口稱讚李陵爲人，說他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有國士風。今舉事一不幸，那些只知全軀保妻子的人，卻隨在後面說他壞話。他說這是一極可痛心的事。他又說：陵雖敗，他的戰功已足表揚於天下。他之降，或許想攪得一機會來報答。但他這番話，洗雪了李陵，卻得罪了朝臣。既不主張懲罪降將，而且還牽涉到宮廷親貴，武帝寵將種種複雜的內幕，於是司馬遷終於下了獄，定他誣罔罪。判決了死刑。但武帝存心並不要眞置他死地，依照當時新法令，納錢五十萬，便可減死一等。五十萬個五銖錢，只合黃金五十斤。一輩朝貴，千金萬金多的是，五十金算什麼呢？那料司馬遷服務宮廷，官爲太史，前後將近三十年，家中竟拿不出五十斤黃金來！即有愛惜他的，那敢無端送他黃金五十斤，招惹自身意外的不測呢？依照司馬遷性格，應該痛快自殺了事。但他的史記還沒有成書，他父親臨終遺囑，和他畢生抱負，不許他自殺。但那裏來這五十斤黃金？而武帝愛惜他，終於減死一等了。在當時，納不出五十斤黃金，還可請受腐刑，在他的自序裏，和他有名的報任安書中，對此事曾極其憤懣紆鬱的交代了。

減死一等便是受腐刑。在當時，腐刑也不算一回重大事，但遷受不了這委屈。他在報任安書中，再四憤慨地說，受腐刑的算不得是人，這是他自己一腔不平之氣在發洩。而武帝心下則不如此想。遷受了腐刑，把他替李陵開說的一番風波平息了，立刻調用他做內廷秘書長，當時官稱中書令。而且極其尊寵與信任。在武帝本愛司馬遷才情，現在他受了腐刑，不該再在宗廟任職，便立地擢用他在自己近旁，他真也算得是愛才。但在司馬遷，覺得此後的生命，完全是爲續寫史記而活著，其他一切則全不在他心上了。

他受腐刑還不到五十歲，大概此後還有十年以上的壽命吧！但他的中書令新職，使他整

年隨著皇帝到處跑，沒得好閒暇。他在報任安書裏自己說：

追賤事，……卒卒無須臾之間。

又說：

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

在這樣的心情下，他不可能享高壽。他的卒年是無法考定了。大概和武帝卒年差不遠，六十六左右便死了。他臨死，史記仍沒有完成。全書一百三十篇，字數逾五十萬，有十篇擬定了題目，沒完全成稿的。

史記成爲將來中國正史之鼻祖，史記的體例，也爲歷代正史共奉的圭臬。但史記體例，乃司馬遷一人所特創。本來史官記載，有一定的格套。孔子春秋和晉代汲冢出土的戰國魏紀年，都沿襲這格套。司馬遷開始破棄此格套，另創新體例。所以司馬遷雖是漢代太史令，但他的史記並不是正式的漢史，而是一部上起黃帝下迄當世的通史。他又說：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可見他的史記，也並不專遵春秋之一經。史記體裁，乃是他包括融化了六經之各種傳，以及百家之雜語。舉例言，公羊與左氏，便是春秋之異傳。而史記則兼采了公羊之義旨與左氏之事狀。又旁采了尚書、詩經乃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不僅採摘了各書之內容，並融鑄了各書之體裁。他的史記，可說是滙合了他以前一切文獻著作而成書。若專就歷史著作論，則司馬遷史記實已遠勝於孔子之春秋。

但司馬遷雖自創了新體例，他的書卻也不受他自創體例之拘束。這一層，引起了將來史學上不斷的爭議。史記凡分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之五類。本紀載帝系王朝之興廢，但他卻爲項羽作本紀，而且題目又直稱爲項羽本紀，這不是不合本紀的體例嗎？

世家本是西周以來封建諸侯之國別史，但始皇以前之秦國，卻列入本紀，而且和秦始皇本紀又分裂開來各自成篇了。這且不論。他又爲陳涉作世家，陳涉並無傳代，怎成爲世家呢？這且再不說。他又爲孔子作世家。孔子只是一私家講學的人，司馬遷何嘗不知道？他之自破其例，好像不倫不類處，正是史記之偉大、特見精神處。可惜後來史家，很少能了解到這一點。

說到列傳，更見他用心。他對古代人物只列伯夷爲七十列傳之第一篇，但伯夷根本無詳明的史實可考！他在春秋時代特舉了管仲、晏嬰，孟子嘗說過，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司馬遷並不是不看重孟子。他把戰國諸子大部都包括在孟子荀卿的一篇列傳裏。而更特地推尊孟子。西漢人極尊鄒衍，鄒衍的大量著書那時全存在。司馬遷推崇董仲舒，仲舒學術便接近鄒衍，但史記只把鄒衍附列於孟子，而且再三申言鄒衍不能與孔孟相比。漢人極

尊黃老與中韓，但那時兩派並不同，他卻把老莊申韓同列一傳，而說申韓淵源於老莊。這些處，他確能承他父親論六家要指的學風。而他的見識和衡量，又超過他父親。他對孔子以下百家的衡評，直到現在二千年來大體還如他意見，那他的觀察又是何等地深刻和遠到呀！

他如是湛深於六經，如是推崇於儒家，但他並不用力來寫漢代那些傳經的博士們，儒林傳不像是他喜歡寫的傳。至如許多達官貴人們，好多沒有入傳的資格。但他卻費力來寫貨殖傳與游俠傳。在當時看不起那些經商發財和作奸犯科的人，他卻有聲有色很用力來寫。甚至寫到刺客傳、滑稽傳、佞倖傳、日者傳、龜策傳。社會間形形色色，全給他活龍活現地描繪出。

因此後人批評史記，在其體例上，則說他疏。在其取材上，又說他好奇。但他確有極深之自負。他自己說：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是史學的最高標準！以後蹈襲他的，未必盡能瞭解這標準。批評他的，同樣不能盡量瞭解這標準。連他的書只是一種私家著作的那一點，也很少人瞭解。所以他要說：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因其非官書，所以可藏之名山；因其乃一家言，所以盼得其人而傳。後來的正史，便很少有

這樣的精神了。

他書中尊稱其父曰太史公，他亦自稱爲太史公。他死後，他的書，漸由他外孫楊惲所宣布，當時本稱太史公書，並不稱史記。直到東漢以後，漸稱此書爲史記，而他自己，則後人仍都尊稱他爲太史公。

〔選自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三冊〕

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 徐復觀

一、史公的家世時代與思想

要了解史公著史的動機與目的，應先了解他的家世以及時代的背景。

我國古代歷史意識的發展，概略地說，先由王朝的歷史，發展而為貴族家世的歷史。西周時代，一般貴族，似乎還是以他們因特殊機會所賜所造的銅器，作為他們氏族的光榮與統緒繼承的標誌。但到了春秋時代，既由歷史的紀錄，代替了神對人間的賞罰；而王室的權力，分散給若干強有力的諸侯，諸侯的權力，到了春秋中葉以後，分散給各國強有力的貴族；於是除各國有各國的史以外，貴族也開始有獨立的史的紀錄，並以這種紀錄為構成他們的地位與光榮的主要因素●，由此而著衍為譜牒之學。屈原作離騷，一開始便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是一例。及平民與貴族的地位不斷變動，因而姓氏普及於平民，平民把自己的身家，與同姓氏的人們連結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族，依然要以一族的歷史，為族姓的光榮，給生存在族姓中的人們以鼓勵。這中間當然免不了僅以傳說為根據的附會，但此一風氣的形成，可以說是歷史意識向社會的擴大。史記自序對於世系的敘述由「昔在顓